

陳毅的足跡

周
倜



7.8
93

陈毅的足迹

周 偶

天津人民出版社

陈毅的足迹

周 偶

*

天津人民出版社出版

(天津市赤峰道124号)

天津新华印刷二厂印刷 天津市新华书店发行

*

开本850×1168毫米 1/32 印张4 5/8 插页4 字数 76,000

一九八〇年十二月第一版

一九八〇年十二月第一次印刷

印数: 1—7,800

统一书号: 3072·546

定 价: 0.42元

目 录

肝胆照人	(1)
“他是重生亲父母”	(5)
多才多艺，满腹学问	(14)
从容脱险	(19)
“陈毅出山”的真相	(25)
纪律严明，以身作则	(37)
平易近人，亲密无间	(42)
哨兵抓司令	(44)
统战工作的典范	(47)
水西村之战	(56)
深谋远虑，毅然东进	(62)
黄桥决战	(70)
陈军长在停翅港	(81)
孟良崮大捷	(88)
在杨树浦的火光中	(98)

陈军长与大力士挑夫·····	(102)
陈司令和司机老常·····	(110)
家教严，不许特殊·····	(117)
陈老总登黄山·····	(121)
他的心里有工人·····	(126)
中南海里的家宴·····	(132)
后 记	

肝胆照人

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陈毅同志，一生忠诚坦白，光明磊落，豪爽豁达，肝胆照人。这里记述的 真实 的故事，反映了陈毅同志战斗生活的一个侧面。

一九三四年八月底，在第五次反“围剿”的激烈战斗中，陈毅同志的大腿受了重伤，坐骨骨折了，需要动手术。可是，一直拖到十月初手术还没做成，因为医院的X光机没有充电，不能用，而不照X光，医生就不敢做大手术。

周恩来同志听说了，立即将中央军委总部的无线电台的发电机调来，为陈毅同志发电、照X光。这时，医院根据上级命令，已经把医疗器械包装好了，准备“大搬家”——出发长征。就是在主力红军大转移的前夕，在周恩来同志的亲切关怀下，医生匆忙打开包扎好了的手术刀，给陈毅同志做了手术，取出了许多碎骨头。

当时，中央决定留下项英、陈毅等同志主持中央分局和苏维埃政府中央办事处的工作，领导留在南方的部队坚持斗争。陈毅同志刚刚做完大手术，就坐着担架去

接受了这一艰巨的战斗任务。

主力红军撤走了，国民党蒋介石的几十万军队逐渐缩小包围圈，疯狂屠杀革命人民，血洗中央苏区。这时陈毅同志的腿伤还没有好，就拄着个棍子到处奔走，指挥部队英勇作战，分头突围，冲出敌人的包围圈，到深山区去打游击。

陈毅同志是最后一批突围的。一九三五年四月的一天，陈毅同志化装成富商，身穿长袍，头戴礼帽，手拄文明棍，在化装成“仆人”的当地干部曾纪才同志的陪同下，来到了赣粤边的油山。

在油山一带打游击的红军游击队只有几百人，国民党反动派却出动了十九个团、三万兵力进行层层包围，反复“清剿”。在陈毅同志指挥下，游击队化整为零，声东击西，神出鬼没，机动灵活地打击敌人。

讲战术，
稳坐钓鱼台。
敌人找我偏不打，
他不防备我偏来。
乖乖听安排。

当时，游击队隐藏在深山密林里，风餐露宿，昼伏夜行，几乎天天要转移。在行军转移或出外检查工作的时候，陈毅同志除了携带驳壳枪、雨伞、公文皮包之

外，腰里还缠着一些沉甸甸、硬邦邦的东西。

你猜，这些又沉又硬的东西是什么？

原来是公家的“小金库”，是陈毅同志最后从中央根据地突围时带出来的一笔经费（金条）。当时，有些游击队员不了解这个情况，对首长腰里缠着的东西感到好奇，个别人还在背后指指点点，猜测议论，说什么“首长很有钱……”

陈毅同志由于腿上有伤，负担又重，在爬山的时候比较吃力，淘气的小鬼连忙跑过来扶一把，顺手往腰里一摸，嘿！首长腰里果真是硬邦邦的，究竟是什么东西呢？

在赣粤边区特委开会时，陈毅同志对几位领导同志说：“实行经济民主是我们的传统。不要说这么一点金子，就是大笔的土豪罚款，成百上千的银元财宝，也应该让同志们知道。”

陈毅同志决定把游击队员集合起来开个会。

部队集合好了，陈毅同志从腰里解下一个布口袋，把金子全部摆在大家面前。

陈毅同志声音洪亮地说：“同志们，这是党的钱，是游击队的活动经费，只有这么多，是准备在特殊情况下应急用的。党要我保管，我从来没有乱用过一个。现在，南方游击战争已经到了十分艰苦的程度，打死、病死是家常便饭……我有责任通知大家，万一我被敌人一

枪打死了，尸首可以不要，这些钱无论如何要拿回来。因为这是党的经费，绝不能落到敌人手里。”

松杉挺翠，群山肃立，这一番肝胆照人的语言似掷地有声，余音袅袅，在山谷中回响，战士们深受感动，纷纷表示：“晓得了！”

陈毅同志建议把这笔经费分成若干份，由大家携带。战士们说：“党的经费一定要有一个最可靠的人保管，而我们大家最信赖的人就是你，还是由你保管，我们大家保护你。”

“他是重生亲父母”

革命者必须依靠人民群众这一条真理，人们在革命战争年代体会得最深。那时候，粮食需要群众供应，情报需要群众递送，伤员需要群众掩护，离开了群众寸步难行，甚至随时有被敌人消灭的危险。

在南方三年游击战争时期，赣粤边红军游击队遭到敌人几万兵力的重重围困，环境十分险恶，生活十分艰苦。陈毅同志在《赣南游击词》里，生动地描写了当时的情景：

“天将午，饥肠响如鼓。

粮食封锁已三月，

囊中存米清可数。

野菜和水煮。”

一九三五年，陈毅同志曾经隐蔽在油山主峰西面驼背岭的一个山沟里。这里地势险峻，树木葱茏，茅草没人，是个便于隐蔽的好处所。特别难得的是，半山腰还有个山洞，当地人叫做金星岩。其实并不是什么岩洞，

而是一块凌空突出的巨石，下面又有两块巨石支撑着它，形成一个可容三四人居住的穹洞。洞边有一股清澈的溪水，四周是茂密的竹木，即使有人从几十步以外的山间小路走过，也看不见这个山洞。对于常年风餐露宿的游击队员来说，这是一个既可安全隐蔽又可以遮风避雨的好住所。

当年，陈毅同志曾在这个山洞里居住。在这个山洞里，不知起草过多少封给各个游击队的信，不知抒写过多少篇动人的诗词。可以说，这个洞为革命立过功。洞是好洞，可洞里并不长粮食，怎么办呢？办法只有一条，就是靠群众支援。

每当“天将午，饥肠响如鼓”的时候，附近的山村便走出一个中年妇女。她叫细妹子，是个贫苦农民。她挎着一个竹篮子，匆匆地向山洞走来。倘若遇见陌生人，问她到哪里去，她就说：“给种田人送饭。”

她走到山洞附近，回头望望没有人，便向着这一片茂密的竹林，压低声音说：“同志哥，吃饭了……”

后来，陈毅同志告诉她：“来时不用喊，敲敲竹子就知道了！”

她心领神会地笑笑说：“晓得了！”

从此，“梆梆梆”几声竹子响，就成了开饭的暗号。警卫员闻声而至，接受细妹子送来的饭。

象细妹子这样热心支援游击队的基本群众，在游击

区何止成千上万！

连敌人都知道：广大群众心向共产党，支援游击队。于是，他们使出了更狠毒的一手：移民并村，把深山里的老百姓统统赶到平原地区去，企图切断游击队与群众的血肉联系，然后再搞篦梳式的搜山，消灭游击队。

游击队的生活更困难了，采野菜，摘野果，捉山田鸡，掏马蜂蛹……什么都吃。真是：

“夏吃杨梅冬剥笋，
猎取野猪遍山忙。
捉蛇二更长。”

陈毅同志通过秘密交通站向地下党组织发出指示：发动群众，采取一切方法打破敌人的封锁。

群众的智慧是无穷无尽的。他们以平原地区没柴烧为理由，纷纷要求进山砍柴。民以食为天，吃饭第一。国民党不得不同意老百姓隔一段时间集体进山砍一次柴。

到时候，老百姓成群结伙地扛着竹杠，带着午饭，进山来了，后头有一队国民党兵监视着。

砍柴的人们钻进了树林子，忽然有人大声吆喝：“哎呀，那边有只狼！”“老表当心，别叫狼咬着！”——这是在通知游击队：后面有国民党兵跟着，注意隐

蔽！

这时，陈毅同志率领的游击队正隐蔽在密林深处。同志们持枪在手，侧耳细听，密切注视着国民党兵的动静。

柴砍好了，老百姓要出山了。有的人把竹杠往草地一扔，另外砍一根竹子当扁担；有的留下了故意多带的一包米饭……

砍柴的人们擦着汗，默默地注视着密林深处，好象是在向亲人般的游击队员告别。这时，有人唱起了深情的山歌：

哥送老妹红绫帕，
小小帕儿情意长。

.....

这是在通知游击队：注意，我们送礼物来了！

傍晚，砍柴的人们走远了，监视群众的国民党兵害怕游击队拿手的夜袭，也赶快溜走了。陈毅同志率领游击队员来到砍柴的地方，发现到处撂着竹杠，拿起来一掂量——沉甸甸的，把竹杠头上的塞子拉开，从竹子里流出了白花花的大米或食盐，有的还藏着一小卷纸条——信件和情报。同时，还可以捡到一包包的米饭、干辣椒、干菜、黄烟叶……这一切，都是乡亲们精心置办的礼物，是游击队最需要的东西。

陈毅同志高兴地说：“群众真有办法，群众是英雄！”

敌人可以封锁山区，却封锁不住山区人民的心！敌人可以强迫老百姓迁移，却转移不了人心的背向！

人民群众为了支援游击队，可以说想尽了一切办法，绞尽了每一滴脑汁！即使有全副武装的敌军住在他们的山村里，甚至住在他们的家里，他们也能想办法掩护游击队同志，还能给游击队送粮、送饭。

当时，陈毅同志经常穿便服，有时穿长袍大褂，如果在村子里忽然和敌人遭遇了，他就不慌不忙地照样走自己的路。驻在村子里的敌军要是问“这个穿长袍的是什么人？”老乡就按照“大老刘”（陈毅同志）事先关照他们的办法，回答道：“他是新来的痘科先生（给小孩种牛痘的医生）。”

大兰村四面环山，敌人驻了一个排，有个农民挑着一担谷从敌军哨兵鼻子底下经过，到村外小河边的水碓子（原始的水力舂米石器）那里去舂米，几小时后又挑着舂好的米和谷糠回来。一切都十分正常，毫无破绽，敌人怎么会料到，他挑去时是一百多斤，挑回来时却只有七、八十斤呢。

还有几十斤米哪里去了？

他故意留在荒僻的小河边水碓子那里。临走时，他也唱了这一曲情歌：

哥送老妹红綾帕，
小小帕儿情意长……

半夜里，自然有知音的人——游击队员摸下山来取走他留下的礼物。

油山西北山谷里的彭坑村，有一个勇敢机智的中年妇女，她姓周，乳名三娣，正名周篮。她这个名字还是陈毅同志给她取的呢！

有一天，一排敌军闯进了她的家，并且住下来不走了！三娣嫂坐在锅灶前烧饭，火光映红了她那刚毅的脸。

敌军垂涎欲滴地望着蒸腾的热气，想吃三娣嫂的饭，可是敌人作梦也想不到，眼前这锅饭里就有准备送给红军游击队长吃的。

趁敌人不注意的时候，三娣嫂把一些饭菜塞进竹筒里，把竹筒放在水桶里，上面盖着几件要洗的小孩衣服，挑起水桶就走。三娣嫂挑着水桶从敌人哨兵眼皮底下经过，走到百步之外的小河边，好象是去洗衣服。

小河边地势低洼，人一蹲下去，哨兵就看不见她在干什么了。她把竹筒捆在对面山上垂下来的一根长藤上，然后轻轻地摇动长藤，躲在山上一个大树洞里的游击队长就知道：饭来了！

山坡上长满了杂草，游击队长轻轻地拉起长藤，竹

筒子在杂草的遮盖下慢慢上升。几分钟后，他就吃上了热饭。

陈毅同志听到三娣嫂在敌人眼皮下给游击队送饭的故事时，爽朗地大笑，十分赞赏。后来，游击队在三娣嫂家后山上搭了个茅棚，陈毅同志有时也到这里来住。

三娣嫂天天挎着竹篮子到后山上去，她装作打猪草的样子，其实是给陈毅等同志送饭。端午节那天，三娣嫂还特意送来一篮子粽子。那天正赶上下雨，三娣嫂的衣服都打湿了，同志们望着这位把红军游击队当作亲人的劳动妇女，心里很感动。

陈毅同志说：“大嫂，叫我们怎么感谢你呢？”

三娣嫂笑笑说：“看你说的，你们吃不上，睡不好，在山上打游击，还不是为了我们。”

陈毅同志问：“三娣嫂，你的大号叫什么呀？”

她笑着答道：“女人家，还有什么大名呀，我从小就叫三娣。”

陈毅同志诙谐地说：“闹革命嘛，男女平等，你也该有个名字。”

她说：“好是好，只是我不识字。同志们给我起个名字吧！”

陈毅同志想了一想，说：“你天天挎着篮子给我们送饭，我们一看见竹篮子就想起你为游击队做了许多好

事,我看就取这个名字,叫周篮吧!”

大家都赞同地说:“这个名字好,很有纪念意义。”周篮嫂含笑点头,也很满意。从此以后,周篮就成了三梯嫂的正名,游击队的同志都亲切地叫她周篮嫂。

这位周篮嫂,不仅给游击队送饭,还为游击队买东西,送情报,照顾伤员,甚至运送子弹。她出生入死地支援革命,做了许多可歌可泣的事情,成了游击队的机智勇敢的地下交通员。几十年过去了,她一直遵守“绝对保密”的诺言,从来没向任何人提过自己曾经支援游击队,可是,陈毅同志却忘不了为革命出过力、立过功勋的人。一九六二年在北京召开七千人大会时,陈毅同志向大余县委书记询问周篮嫂的下落,讲了她的动人事迹。

大余县委书记回去查找周篮嫂,才知道她早已被错划为“富农”而消声匿迹了。大余县赶紧给她办手续,“摘帽子”;拨款为她家修理房子(陈毅、陈丕显等同志都在她家住过);并把她选为人民代表,送到北京参加国庆观礼。不料,“好景不长”,在“文化大革命”中周篮嫂又受到了冲击……前几年,周篮嫂去世之前,留下遗嘱说:“把我埋在游击队搭棚子的地方!”当地人的风俗是,坟墓多在山脚下,唯独周篮嫂高高地躺在半山腰上,躺在她给游击队的“同志哥”送饭的地方。当你去寻访陈毅同志住过的那幢独门独户的农舍——